

中国艺术研究院·《传记文学》杂志社主办“水墨魂—晁海研讨会”

生命灵魂的追问

论晁海水墨精神

著名作家 梁晓声



前言：

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传记文学》杂志社主办，《美术观察》、《艺术评论》和《中国文化画报》杂志协办的“水墨魂—晁海研讨会”，于2014年5月18日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隆重举行，出席活动的人士包括著名作家梁晓声、著名美术评论家邵大箴、中宣部文艺局艺文处处长马小龙、中宣部干部局专家处处长秦亮、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能究、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田黎明、还有文化部美术处处长现中国美术馆副馆长安远运、保利艺术博物馆馆长万利群、著名大藏家李莹、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所长

直到接到赵春强的这个材料，我在读的时候注意到一段话，就是晁海先生是来自西北农村，农民的儿子，家里老母亲还生过十多年的病，就这段话顷刻像一把钥匙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理解晁海作品的双门。我本身是属牛的，你画了这么多牛，看到牛我就很高兴。我也见过那么多的画家画牛，那些画家有时是把牛画得很美，尤其画水牛的时候，牛和水在一起，还有牧童、短笛。像李可染、吴作人画的牛，那些都是很儒家的牛，很文化的牛，看起来很美的牛，但是让人感到乏力，现在一想起那样的牛会疑惑：它们是否能够从事那么繁重的劳动？而晁海先生笔下是有体积感的牛，是劳动的牛，是经过晁海先生所思考过的牛。他通过这种绘画，给予牛发自内心的崇敬与情感。因为很多中国人太奇怪了，不但使用牛马驴，在其劳动之后一定还在想它的皮能作吗，肉能吃吗。我读散文的时候，看到很多中国作家笔下写的牛，写他童年多么爱牛，牛工作了一辈子最后结局总是被大人们牵到屠宰场去。所以中国才有杀驴车等，其实也杀牛，也杀马。

在2014年第7期的《读者》上，有一篇文章叫《老牛》，那是保加利亚的一位作家写的。我是在去天津的火车上读了那篇文章，读的时候我已然泪流满面。作者在他小的时候，看父亲怎么把一头小牛养大。这头牛充满了劳动和顺从命运的一生，从来没有要求和怨言。他父亲热爱这个年老的四足的劳动者，这位无可非议的朋友。他全心全意地怜恤它，在它没有用了以后，他既不想卖掉它，也不拿什么话儿去折磨它，只是让这头老牛自由自在安安静静地度过它的晚年。接着写这头老牛是村里最庞大的动物，它退休之后每当它走出牛棚的时候，它俯视着前边的小河，小河过去是它耕作过的那块土地，它总有这个习惯。最后一天，它走到小桥旁边，喝过水，站了一会儿，但不像往常那样，它没有回家，而是涉过河朝离这里不远的我们的田地走去。那儿的裸麦刚刚拔节，一前一后地摇摆着。麦浪里传来了鹤鸭的叫声，麦浪上飞舞着成群的小虫。老牛仿佛看一件熟悉的、亲切的东西似的看了看这片田地，又从田埂上用嘴扯下了几棵小草，然后迈了一两步，可是突然它全身摇晃起来，沉重地、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便倒在了地里。它把头伸在开满鲜花的田埂上，人们围上去，老牛的眼睛中映射出蔚蓝色的天空和云彩。当时看到这篇文章，我就人就应该这样尊重那些四足的劳动者。

所以我从晁海先生的画中看到了他对这种和农民命运息息相关的伟大的四足劳动者朋友的敬意，他作品中的牛犇非常的强壮，就是你们刚才说的一种稳定感，这种稳定反映了牛与土地的关系，现场墙上作品所有牛的四蹄都是夸张的、稳定的，它与土地有一种极稳定的关系。这是我个人的解读，包括了我个人的联想。另外，牛的体积感本身内在有无尽的力量，能够贡献出来。而那些人物画，至少是一部分人物的脚也是硕大的。我个人觉得这些农民形象画出那么大的脚，也是传达出一种和土地稳定的关系。只有这样的脚立才能稳定地站在土地上，才能从事繁重的农业劳动。应该说现场的画作除了两幅人物画，其它画在美的欣赏方面，超出了我以往常规眼光所能欣赏和容纳的范围内。我的困惑是为什么画成这样？很像远古时期的青铜雕塑，经过了岁月风雨的侵袭，已经锈蚀了。一部分已经随风飘走了，是残缺的，但脚立依然是硕大的，有力量的。那么这些人物的画究竟要传达出什么来？后来我个人就觉得我们是先农人的后代，我们的先人就是农民。这些农民一代又一代，总体上有一些都归于尘土，归于历史。从一种现代人的关于牛的概念，我个人感到他们是残缺的。我们表达的也是包含着我的心疼、心疼他们。它主要的是包包含着农民，到现在有一些农民依然仅仅知道自己名字而已，而这已是21世纪了。他们也没有接受过什么文化教育，没有退休金，他们几代人想建一个好的家乡，经过那么多努力也没有建成，即便建成了那个村子也因很多人搬迁了老外出工作而近乎空壳，最后只剩下孩子、老人。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三十年给农民带来了一定的扶持，有一些画家、作家、诗人笔下的农民可能是欢颜笑语的，他们的生活情境、情趣都是真实的，应该看成是生活的一部分，发展的一部分，进步的一部分。但是还有另外一部分依然很困苦，希望依然渺茫着，不管付出多少汗水，所得依然很少。对于这样的一些农民，我想晁海先生可能是了解他们的。眼中可能是看到的，心里可能是想到的。当这两种不同境遇的农民在他心里的时候，我想他在表达上并不是十分明确，但是他要把所有的这种情怀都包含在他的画作里。虽然表达的不太明确，但似乎什么都有。我们以人物去看，尤其是远看，一个个农民本身也几乎像土地的一部分。我现在远远的看过去，如果我再眼花一些，我看不出那个人形。我看到的是水墨山林。这也是一种意象，农民和牛几乎像土地的一部分，当然这也是要怀着感情才能表现出来的。

雄浑与冲淡的两极同体

——论晁海水墨精神

中宣部文艺局艺文处处长 马小龙

难得有这么好的一次学习机会，近期集中看了晁海先生的作品，还有评论家发表过的关于他的评论文字，受益很多。跟在座的这些专家相比，我们看的太少、学的太少。应赵春强老师的热情，冒昧谈一点点学习的体会，也好求教于各位专家老师。

我的第一点感受是，晁先生在画作上的精神投入和艺术情怀。这次研讨会之前我从来没有接触过晁先生的作品，此次学习也是从书上、画册上和网络上看到的，我想对于美术作品而言看展览、看原作跟看画册这种体验是有很大的差别的，特别是对于一些颇具气象的这种大的作品，画册印得再精美、再逼真，原作的精神和气韵也会大打折扣，但即便如此我从晁先生的作品画册当中还是看到他执著的精神投入和不一样的艺术情怀。晁先生的作品是专注于农村风物跟农民，他用他的笔墨中积蓄了生活中、记忆中，甚至是梦幻中关中平原的印记。有对当下的阐释，也有对过往的回味，他将这些图景用他独特的艺术方法进行锤炼、撇去形式的浮华，求真于朴实厚重，读他的画作我最大的体会是，每一幅作品都是一种苍茫的底色下充满生命的、自然的独特之感。我想这与晁先生的精神投入、艺术情怀有着极致的关联。

他在陕西潜心数十年追求用积墨这种手法积写黄土地上一系列的人物图景，创造出不同于以往的具有开创意义的画作。任何一位艺术家的精神投入和生活经历都是分不开的，晁先生概莫能外。三秦大地、社会文化与历史积淀厚重，这块土地滋养下的每一个艺术形态都有着各自的成就与质感，戏曲、文学、音乐、美术等等我们都能清晰的看到这些艺术形态拥有传承深远、绵延不断的文脉，我们同样能够在晁先生的画作当中感受这种传承。

第二点感受是，晁先生画作中的传统意趣与现代精神。作为一位拥有独特地位的当代艺术家，晁先生除了对传统的继承、

对黄土地上的农民文化深入体验外，更多的是他对艺术风格的个体追求。传统的滋养让他胸中涌动着浓郁富足的憧憬，而这些憧憬在宣纸上的充分呈现，则是对画家创作、对其笔法的实际要求。从晁先生的作品中，我读到的是传统与当代精神的统一、题材与笔法的圆融一体。传统意趣我能读到雄浑、沉郁、纯朴和凝重以及其他的种种，但在他的笔下任何一种意趣都无法一语道破，拥有多种解读甚至是误读的可能。刚才我们在外面交流的时候，每个人谈他看晁先生画作的感受，我也说我的感受，我觉得每个人可能看晁先生的作品都有每个人自己的理解。我习惯于将当代美术作品与新诗、现代音乐、现代舞等形式一并进行比较，现代精神照耀下的艺术作品在现实、理想、情绪与意趣之间往往焦灼难解，他们允许许思维的跳进、跳出，允许主观的审美分裂，允许冥想、允许误读。作品的呈现充满内在的张力，我觉得晁先生的作品就是充满了张力。

相对于传统文人画以线条为主的勾勒、点染的创作方法，他的这种积墨手法借鉴了西方油画雕塑等艺术形式，其厚重的造型、丰富的层次本身具有独特的审美属性，但又兼具了传统文人画的写意精神。我在他的评论集里面看到有评论家说，从他的作品中看到雄浑和冲淡的两极同体，我也觉得这方面的感受特别深，这也是作品的内在张力所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效果。



马小龙

当代中国画领域杰出代表

——论晁海水墨世界

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著名画家 田黎明



田黎明

晁海老师的水墨画是立足于时代文人的立场，以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和深厚的积淀，把自己对生活阅历当中的感悟和社会深刻的人文发展的进程，以及历史与社会、人物与事件，还有信仰与宗教等等，逐渐构成晁海老师的笔墨语言、风格和艺术精神。

晁海老师的笔墨和艺术具有很强的象征性，而这种象征性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很重要的一点即对忧患的感悟有关，这是他作品的一个支撑点。表现了他的家乡、黄河儿女、整个西部无限的高原自然精神与人文精神，他将笔墨放在了关乎人文的层面上，对人与天、人与地、人与神进行了一种深刻的人文体验。而这种体验与自己生活阅历和经历是息息相关的，他的笔墨紧扣着自己的生活阅历，而自己的生活阅历，又与整个社会、民族的历史、文化的传承、当代的文化紧密相连。

晁海老师的笔墨和他的绘画所崇尚的是我们儒家所讲的修身和人格，这也是他绘画的支撑点。明代王阳明曾经谈到身身以心为本，心以意为体，讲的即是知行合一，意是讲知的，他讲的知行合一和良知，最后归结为对善的一种崇尚。晁海老师有这样的精神力和学识，把善放在了主体的位置上，所以他的笔墨一切都是崇尚的。

晁海老师的水墨画有极强的时代精神和美学价值的意义。我们讲到时代精神的时候，会意识到当前的中国画也受西方为艺术、文化思潮的影响，尤其是当代艺术的界限，西方有学者提出来它跨越了所有的界限，使用了一切的表现手段，打破了所有的禁忌，打乱了文化正常的规则和秩序，这是世界当代艺术的一种潮流和思路，而这种一种思路对晁海老师并没有多大的冲击和影响。恰恰相反，晁海老师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立足于本土文化，以他自己对时代的理解和体验，完完全全的从中国文化的层面上去体验笔墨的当代性，这一点是非常可贵的，也让他特别敬重。

从传统文化来介入，晁海老师的笔墨是以诗词的比、兴、赋的方式来表现。他把人与物的象征进行了一种拟比，他

的笔法是一种新的表现，有很大的创造性，是对物、对景、对情和对自己内心感受的一种创造，这种创造性在晁海的笔墨当中被完全体现出来了。从审美上他表现的是一种苍劲、雄浑、敦厚的境界，画面上巨大的墨团，画是一头牛也好，一组人物也好，把黄土高原深厚的人文沧桑的状态都凝聚在他的笔墨当中。他把人物与情景形而上抽象出来，又返还为生活。使我们在看到他的画面时，有一种生活的情景，而这种生活的情景是对精神的关照。唐代司空图《二十四诗话》里“目击道存”的方式，在晁海老师的画中也体现了出来。“目击道存”即当他看到一个物象的时候，实际上表现了物象的本质和本体而不是现象。这一点对于中国画家来说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理念，此理念在周敦吕先生的《太极图说》中也被提到，他说“点如响，如鸟之翻然侧下”，实际上是讲传统的笔法从一笔一开始，它就产生用“意”来传达一种方法和一种行为。可以说“意”对中国画家来讲是至关重要的，魏晋时期王弼曾言：“得意忘象”。这样的理论对于整个文艺创作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关于意和意象的美学理念，是中国画创作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诗、赋创作的核心。所以我觉得晁海老师在创作“意”的这个层面他体会得非常深。北宋的木刻画《梅花喜神谱》，对生活中的每一个景它上升到意的层面，比如说画梅花的一个正面造型，用“开窍”两个字传达画面的意境，实际上是一种人格的关照，一种人格审美的关照，像唐代李世民曾经也有过“以人为镜”之说。“开窍”之说在宋代的木刻画里就有，同时还有生活中的鲜活形象之造型，比如“蜻蜓欲立”，通过梅花角度改变和造型，通过画面极致的造型表达了“蜻蜓欲立”的鲜活美感。

古人在面对生活的时候，始终是以格调、品质为第一。这在中国绘画历史上都是强调的，格是上为第一的。所以宋代周敦颐在《爱莲说》中说：“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在生活里把握了意和格的关系，这个关系对于一个画家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尤其对于一个有修为、有修养的画家来讲更为重要，因为这样可以



“水墨魂—晁海研讨会”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举办



左起为赵春强、王能究、梁晓声、邵大箴、田黎明、晁海、马小龙



著名美术评论家邵大箴发言



研讨会现场一瞥



中宣部文艺局艺文处处长马小龙发言



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能究发言



文化部美术处原处长安远运发言

保利艺术博物馆馆长万利群发言



著名大藏家李莹发言



《美术观察》主编李一发言



《中国文化画报》主编王能究发言



中国艺术研究院理论研究员委员会主任王能究发言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曹庆辉发言



评论家、策展人杨卫发言



《人民日报》文艺部编辑徐红梅发言



2014系列之二 (140×97cm)

主持人：李树森
电话：010—65363425
E-mail: haiwaiban@126.com
www.people-art.com.cn
北京九州金台书画院